

房海客侍御疏序



由淮間道入青州羣峰蜿蜒



雲樹蒼翠居然江以南風境

入其郡接諸縉紳皆端方博

大可為社稷衛者予大為心折

入都得接

海客侍御又請先進儔比也立
朝昌言白簡生風文藻精光
尔自射人君方膺巡鯨之
命時軍餉匱乏予請加鹽課之

中

上允行恐為使君苦迺君調劑
有方賦吐嗟立辦商人頌聲
如出口以君精心粹白得其
心故也先是諸無賴子應募

而來一時餉難湊集欲從中
先據郡城又可得鹽課數十
萬君聞私與郡邑密計預為
綢繆惡少竟帖然又山東白
蓮教起諸人皆移家南奔

公下令無徙民始有寧宇此
二事功伐在淮南人口碑不可
磨也今勅稱之餉兵不可使
有才如侍御可行

上東顧憂惜予老且歸無能獻之

明廷徒抱君奏續綴以小言如此
天啟壬戌吉水通家友人鄒元標
書於金陵舟次



臺疏三集小引



直指房公膺

簡命巡鹺于淮揚歲周而報成

嘉祚濫竽於揚為屬郡得以

奉行條教因請公所言鹽法

刊之冊以著為令遂并得漕
疏臺疏共鹽疏為三集而讀
焉不覺神爽心懾喟然嘆曰
是殆陸宣之後踵芳躅而著
名奏議者乎何其言之覈也

今四郊多釁時事棘手兵餉
頻增徵求易匱益以肩任需
才實績鮮效匪第事事難即
言事亦難矣歷覽三集其言
也洞根徹杪察隱燭微巖又經

國之文耿耿濟世之畧直揭
日月而行者耶蓋公天挺諒
直發于純忠者既懇性秉慧
朗諳于閱歷者更深巨掌可
以擘太華隔垣可以視五臟

夫是以言發而引繩切墨中
窾導窾如商林之舞赴節以
投袂白雪之歌應絃而遣聲
非僅僅高岡之鳴矢好音以
飫聞而已若嘉祚謏劣叨公

特薦滋抱慚懼然不敢避阿
好之嫌遂與屬邑闔請而付
之梓以窺公名世之業于一
班也

天啓二年嘉平月既望屬吏

直隸揚州府知府楊嘉祚頓
首謹撰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鹽筴需人甚急重地防患宜周懇乞
聖明慨允未議就近擢補久缺之道臣及時整
頓久虛之竈勇以圖早弭禍亂早安商民
事竊惟我

國家九邊額餉取給天下鹽運者原什之九
而天下鹽運額課取辦兩淮歲運者又三
之二是淮運者爲從來

國家軍儲之急需而維揚者又從來

國家咽喉之重地况值今日之時勢其急而
且重奚啻百倍於疇昔乃事未嘗不急也
而實未嘗急其所急於是有有官無人之
員缺地未嘗不重也而實未嘗重其所重
於是有所有名無實之武備此其急者已緩
重者漸輕倘及今而亟圖已時迫而太晚
若復徒僕僕焉惟日事催商比竈逼課誅
逋以苟幸旦夕之無意外不測事而謂鹽
臣之能事畢也噫慮不在意外變且在意

中矣臣杞憂彌切竊恤無能然臣竊思之
臣鹽臣也以鹽爲事安得不以鹽爲言臣
請先言鹽事之緊要關切於目前者而後
徐言其他夫鹽豈容易言哉就鹽而言其
大本公則利私則弊明明易見就商而言
其大用利則通弊則塞亦明明易知惟公
私之界限不審則或以小利而滋大弊利
弊之源頭不清則或以暫通而成終塞端
緒旣焚滄而不一蹊徑更幻出而無窮此

其一一切嚴爲查刷密爲綜核利

國而不病商益上而不損下實惟一端本澄源至公無私之䟽理道臣是賴乃此道臣之懸缺荏苒幾二載矣纔得補有王道元者方日望其履任治事不謂其以病乞休已呈繳印卷回籍去矣雖揚州道馬叅政識洞千重力扛九鼎才優兼理事藉代攝然時當東西交訐南北爲梗願茲舟車錯出之塗環視商估輻輳之區固攘臂爭利

者之所屈指亦乘機圖事者之所垂涎臣卽不敢張皇爲見形之說臣亦何敢頃刻忘察影之心則何以震懾遠邇帖帖兆姓之枕則何以控扼水陸定定萬商之心興言及此則非徒速補此坐理之專官爲急又須先遴察其平日之局幹何如以臣所見如揚州府知府楊嘉祚者朗鑑特操宏才邃抱幄籌運之掌上譚戎虜在目中卽其近日之慮先未雨而計切綢繆募兵六

百建營訓練便已足當一隊則其壯猷遠
略可窺一斑又况乎商民之愛戴若出一
口有官如此而卽擢補爲疏理道兼管整
飭事務只不過一轉移間而朝拜

命夕受事固爲地方爲鹽法之一大便計也然
臣竊再思之今天下脊脊多事矣勢不得
不用兵然一議及於增兵則人人感額天
下紛紛用兵矣勢不得不用餉然一議及
於措餉則人人咋舌臣有不必增兵而兵

足不苦措餉而餉足之一策則臣衙門中
嘉靖四十二年間該前差御史徐熿已經
題准之竈勇二千八百餘名是也查竈勇者
原爲倭警而設歲以三月朔上班五月中
撤散例從臣衙門詳允聽海防道臣分撥
於沿海將營奏數備汛計兩月有半每名
止給工食銀一兩五錢蓋就無事時無所
用之故姑爲是若有若無云爾今乾坤何
等時也乃仍復沿襲故套虛糜糗糧若此

頃臣巡歷海場已親見其老弱不堪且又
星分於三十場幅員綿亘八百餘里之間
一有緩急其不足持也明甚矣以臣愚熟
察而審處之與其徒費此餉而飽乍聚乍
散充數無益之傭奴何若卽就此餉而養
可戰可守實在有用之精銳乎揆時度勢
似當裁去鹽場竈勇名目特令䟽理道召
選勇敢民竈壯丁二千名遴一謀勇之將
以守備行遊擊事統之日夕操演專屬䟽

理道提調仍查照先年題

准別衙門不宜借調有司不得差遣不許妄
徵工食事例遵行其所需月糧每名月給
銀九錢止以竈勇工食并挑河食鹽餉銀
餘沒及各綱舊引每年每月量徵銀一錢
通融湊給則兵固不患無食矣至該道演
武場中原舊設有營房今計所添不多容
臣再酌量處給增置則兵又不患無居矣
在兵則不增而增而實不苦於增在餉則

不措而措而實不苦於措爲

朝廷添此二千驍健而不動

朝廷分文正項正解欲鎮要會而衛商民孰
謂計能逾此然臣竊又再三思之曠官得
人自能紓

國家急需之急鈍戈更新益當增

國家重地之重揚有守也是萬民所寄命而
十屬所繫心也豈臣方深爲揚計已目覩
其時刻難缺而故敢漠然度外置之查有

原任知府降知州今新陞兵部職方司員
外郎祁承燝其人者具遠馭長駕之資運
電掣雷轟之用素聞其守吉安茂著實政
近見其守宿州委是真才雖北兵無轉府
之例適維揚當藉寇之時况困衡之既久
亦故物之當還若乘其未赴樞曹而推補
揚州府知府理繁治劇熟路輕車臣方且
慶地方之得所托又何暇問承燝之膝肯
再屈與否也臣與本官同事半年灼見其

設施條畫一一中窾故輒敢謬自附於舉
知以終需人甚急防患宜周之議嗟嗟天
下事至今日遂遽不可言乎天下言至今
日遂遽不可行乎實實有當做之事第無
柰欲早一日做不得實實有做事之人第
無柰欲先一着做不得寧惟臨渴掘井抑
且因噎廢食此臣所爲不欲創本無者漫
說以駭時但只因原有者核實以濟事旣
因鹽筴原有之官而求得其人遂因鹽筴

原有之兵而求得其用在鹽言鹽如斯而
已可乎若猶曰是胡爲乎而獨急急於揚
也則臣又在揚言揚非敢越俎謹會同總
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李養正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吳之皞合疏上

請倘蒙

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速爲
議覆施行鹽法幸甚地方幸甚奉

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中外之大難交作南北之重地頻危延
緩恐滋其蔓樸滅湏揆其根事項自遼城
屢陷凡有識者無不總總焉慮內地之變
迨至蜀變告急卽不必有識者亦無不皇
皇焉切近地之憂惟是事中之人智旣不
周於事外事外之人謀又不切於事中處
處當做事能做否時時可做事得做否事
事俱待人做人俱說做事曾做否大家

習成疾首感額之狀滿堂只聞咨嗟慨歎
之聲由中及外積月累年豈人謀之不滅
而天禍之能悔曾幾何時而齊魯之地震
示之儆矣又曾幾何時而鄆滕之妖賊肆
其毒矣此輩名不同而教同地不一而心
一居恒以前緣後因替亂愚民邀福之癡
想至此遂稱王僭號鼓動愚民不軌之雄
心羽翼已成猖獗無忌掠村屯如掃箒墮
城邑若拉枯漠漠平陸突高戰骨之山浩

浩洪流頓染橫屍之血天崩地裂日黑月
昏此而猶輕易目之曰妖也賊也釜魚也
朝露也不足以大有爲也噫此輩敗則爲
賊耳今果且敗已塗地蹶不復起乎其或
者上頰

聖天子英武之威靈下藉漕河撫按諸臣指揮
之遠畧以及於道將文武戮力同心當不
難於旦夕殲殪以圖治於亂轉危爲安若
猶未也且柰之何臣於是而細按賊情始

不能以無疑矣忽出忽沒安知非驕我忽
東忽西安知非疲我忽以爲老忽以爲幼
安知非多形以亂我忽以爲離忽以爲合
安知非多方以給我可疑如是是何可不
速斷臣於是而顯據賊勢益不能以無憂
矣彼漕儲之飛輓難前則軍民之生機立
稿財賦之灌輸中格則上下之血脉全枯
可憂如是是何可不速謀臣又於是而默
察賊機更不能以無懼矣倘其捷於乘虛

循豐碭而直走潁亳鳳泗之區境若無人
若或巧於伺便率徐邳而潛犯揚淮瓜儀
之間勢如破竹可懼如是是何可不速備
蓋就賊言賊變已屬於肘腋因變弭變禍
已急於咽喉又况乎賊外之賊無窮禍中
之禍更烈則安見夫逃兵逃將汰兵汰將
之資身無計者不望望然置其偷生之末
路姑託足焉而暫以賊爲歸也則安見夫
遼兵遼將遼士遼民之容身無所者不憤

憤然悔其內向之初心思藉手焉而終以
賊爲用也則又安見夫關外者之不占風
望氣關內者之不示誓盟心呼吸之相聯
貫而表裏之爲策應也故勿謂奴與賊事
不干涉說者謂奴卽未入關之賊勿謂賊
與奴勢有差殊說者謂賊實已入關之奴
一奴一賊一急一緩猶可布置猶可支吾
如一旦而奴若鷲擊賊更鴟張果能出全
力以禦奴而無虞於賊乎果能分半力以

禦賊而無虞於奴乎切恐川蜀之金鼓動
地黔滇之烽火連天乘勝順風揚帆而下
且燕齊皆戰場而吳楚盡干戈矣臣言至
此臣髮已豎計在廷諸臣所爲綢繆而圖
披纓而抹者章且公車滿矣知固莫不以
收拾人心爲今日撲滅奴賊第壹義者誠
以人心爲從來

國家創守之治本也知亦莫不以蠲免加派
爲今日收拾人心第壹義者誠以加派爲

邇來人心渙散之病根也獨臣愚則妄謂
以免派而收拾已亂之人心難卽以免派
而收拾一方之人心亦難惟以免派而收
拾天下之人心則事易而功倍何也今日
之亂民非迷不能解則悍不可馴非前有
所欣艷則後有所驅迫旣不能解其尊師
奉法之惑又不能馴其粗鄙強暴之氣彼
且欣艷其王侯將相之榮彼且驅迫於培
剋聚歛之苦此卽日日揭示家家傳宣論
生不免者可以裕

以免派勸以暫解彼且掉臂不顧誰肯頰
首相從卽不然而某處亂便免某處未亂
便不免夫豈不謂免者可以寬民而厚之
國而佐之用乎獨不思斯民也至愚而至神
者也彼且將聚族而謀曰此一加派也前
日何以不免而獨免於此日也各處何以
不免而獨免於此處也愛我歟畏之也向
使妖賊無此一番禍那得吾儕有此一番

福以寡揆衆因此識彼雖曰亂形未彰實則亂情已動在富者已私其心於三窟之謀在貧者已置其身於兩可之界在無能者已感感我生之無多在無賴者已怏怏禍至之不早人人如此家家如此當無事時已不亂而亂豈有有事時反亂而不亂者哉嗟嗟幾縣爲亂旣免一方一方爲亂所免可知若曰亂可得免民何憚而不亂若曰免可定亂我何惜而不免與其免矣

而民不見德不免而民且興怨曷若免之有亂有不亂之時盡泯其有免有不免之迹大普

皇恩特頒新詔曰自夷奴匪茹以來我國家征兵轉餉其浚百姓以生而致爾百姓之無以聊生也實惟旦暮間可以殲此逆奴以對於天下曾是不意者曠日持久余一人實應且憎今而後下用力上用財卽不能盡蠲國家貳百年來任土作貢之正賦其

連歲一切加派槩行豁免停徵但期與爾
百姓共保室廬無相離散以撫有此寧宇
也彼遠近得於口傳道路能不色動如弛
重負如釋久縛方且感恩之無自寧復知
涕泗之何從至是則我不撫而民自安矣
我不禁而賊自戢矣何也天下未有人各
樂其生而民心不安者亦未有民各安其
心而地方不寧者天下未有地方既寧而
人肯從賊者亦未有人不從賊而賊猶能

呼朋引類今日幾千明日幾萬縱橫變化
而莫敢誰何者始猶見民之惡賊也而賊
勢孤矣終且見賊之惡賊也而賊心渙矣
果有具膽畧者出一奇焉以默運其間且
將使賊之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也而賊之
首可立致賊之巢可立覆矣何也賊之叛
正原與夷狄外患不同則我之討賊亦應
與夷狄外患不同以人言賊亦吾民耳非
怒虎奔狼如夷之偏處其勇而我偏處其

怯也以噐言賊亦吾技耳非霜鏑雨矢如夷之偏處其利而我偏處其鈍也賊所用不過烏合衆耳非有風雨之驟雷電之轟如夷之彼可以戰而我不可以守也賊所據不過尺寸地耳非有山川之險壁壘之固如夷之彼可以來而我不可以往也故處夷狄外患在先枝葉而後本根但力剪其部落連合之屬則衆勢自輕且漸徙而漸遠處邪教內訌在先本根而後枝葉但

計擒其登壇說法之主則衆心自灰且日散而日消蓋邪黨雖瀰漫而邪心實縮結博而言之由根生枝由枝生葉約而言之萬葉一枝萬枝一根故賊之教頭一日不死則賊之黨與一日不退賊之黨與一日不退則我之殺戮一日不休嗟嗟彼夷狄者非吾族類也哀茲百姓獨非我族類乎賊所殺戮之民固是

朝廷無辜之赤子而我所殺戮之賊亦是

朝廷無知之赤子是賊殺者固已釀成
國家之戾氣矣則殺賊者而照管

國家之元氣亦是扶危定傾之一大經濟也
乃臣不揣謬有私憂過計者敢以不必然
之慮爲不必然之說則將情兵態又不可
不廣詢而密察將而逐利得無開網縱焉
者以賊爲撲滿而飽賊之欲以自飽其欲
將而急功得無刈草殘焉者以賊爲醢雞
而張兵之名以自張其名倘當機之坐失

自後會之難乘夫兵也旣捨賊而復捨民
民其何堪夫民也旣見殺於賊而復見殺
於兵兵則何忍舟車大道人鬼關頭此臣
不必然之說實臣不必然之慮也真慮而
過慮而過矣懇惟我

皇上自爲

社稷計諸臣共爲我

皇上計但得蠲派之令早下庶幾妖賊之禍早
平四海窺伺之奸可以早息

九重宵旰之懷可以早寬倘不其然秋風漸勁
榆關之內更無榆關臣實惴惴焉恐中外
之並急南北之坐困彼一時也卽蠲派盡
天下亦無所用之矣故臣特念桑梓而念
及於天下憂目前而憂及於將來不自覺
其淚來和墨哭不成聲有如此者倘蒙

皇上有臣狂愚俯賜

省覽施行二東幸甚天下幸甚

祖宗萬萬世社稷幸甚奉

聖旨戶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一謹

題爲川兵需餉甚急川鹽入楚未便謹據淮
蜀銀鹽相提並論仰祈

聖明獨斷計臣早定以無損

國課無誤軍需事我

國家以全盛之天下只爲遼難不能驟平遂
致

國勢日輕

國威日褻釀成許多隱憂發出許多內變變

已起矣勢不得不議募議調議挑議選以
兵之兵已動矣勢不得不請帑請折請留
請借以餉之至於日日增兵而兵益不足
日日添餉而餉益不足每披閱邸報一過
輒爲怦怦心動者久之蓋誠不復知兵之
所以爲了期而餉之所以爲足時乃忽接
川湖雲貴等處總督張我續投臣一揭臣
亟開函讀之蓋爲兵已雲屯餉厯仰屋議
借楚地暫行川鹽也臣讀未終篇不覺仰

之規則如此旣知楚人之嗜川鹽又知楚
省之非盡淮鹽此其籌及於目前之民情
者熟矣旣求以權宜暫行又諭以事平卽
止不得爭執阻撓此其籌及於日後之事
勢者又熟矣於以揀窮甦困真金寶珍羞
不啻過之宜督臣之聞之跼然喜其可行
而又愀然虞其不得行也臣承乏鹺役業
已及瓜此中商人之利病鹽法之通塞亦
頗悉其槩在督臣原分言淮蜀未及以蜀

鹽蜀銀與淮之分數一參勘今臣請合言
淮蜀卽將此淮鹽淮銀與蜀之分數一比
擬臣查淮鹽之行三楚者除寶衡永三府
郴州一州不行外其武昌等十二府靖州
一州每年額派行鹽肆拾貳萬伍千引每
鹽一引止重四百三十斤耳其引價邊餉
解部課銀就一引而細論則每引該納銀
一兩七錢三分五釐矣就一歲而總論則
每歲共該銀七十三萬七千三百七十五

天嘆曰我

國家何至此極也萬里轉輸三軍待命而乃
徒用虛想焉取給於必不可終得之鹽稅
臣爲之設身處地揆勢度情而知督臣之
事誠急矣心誠苦矣督臣之自爲計無復
之矣卽爲督臣計者亦已無復之矣臣與
督臣同爲王臣蜀與楚淮同爲

王事臣曷敢見岐爾我膜分内外坐誤

國家勘定禍亂之大計坐負督臣從權措餉

之盛心惟是事係鹽法中大關鍵大利害
臣職掌所關有不得明白悉陳於

君父之前者據督臣揭稱川中用兵索之司農
不應請暫行川鹽於楚量增權稅以濟軍
興是其借楚之本旨如此擬每一票行鹽
每百斤抽稅銀六分計每票之鹽數共二
萬三千斤而計每票之稅銀可一十三兩
八錢矣由瞿塘放舟東下行至武昌而止
每歲行淮鹽四分行蜀鹽六分則其行鹽

兩矣今川鹽每一票止納稅銀一十三兩
八錢卽令行鹽二萬三千斤是一票之鹽
數較淮引多至二萬二千五百七十斤而
一票之銀數較淮引則已虧八十兩矣孰
多孰少孰利孰害然此乃一票也若行百
票則虧八千兩千票則虧八萬兩萬票則
虧八十萬兩矣督臣揭中雖未開載每歲
行票鹽若干數然積筭至此則多少已判
若天淵利害自明如蒼素主計者持籌而

慮當無俟臣言之畢矣况淮鹽運至楚省
泊舟於武昌漢陽荊州三府水次聽各府
州縣土商貿易搬運此定例也今若川鹽
行至武昌而止彼十三府州行淮鹽者日
用飲食夫誰不明而熟於計乃肯舍川鹽
之賤而食淮鹽之貴乎楚之人不食淮鹽
則淮之鹽不行於楚矣淮之鹽不行於楚
則淮之水商不復問楚津而楚之渡口不
復挂淮帆矣商旣不往課責誰輸則此每

年七十二萬七千餘金之邊儲果索於蜀
乎果索於楚乎抑將仍索於淮乎臣固有
以知其不能也果將終缺乎果將別補乎
抑將專請

內帑乎臣又有以知其不可也總之蜀鹽之借
行於楚也與川兵之月餉若小有益而淮
鹽之不行於楚也與九邊之歲餉實大有
損督臣爲川兵計不得已而議行臣爲九
邊計不得已而議止其實鹽法乃

國家之鹽法課銀乃

國家之課銀西蜀九邊之封疆總

國家千萬世之封疆豈一人一時之私所得
爭執阻撓自占恡焉而不以濟

公家急用者哉伏祈

勅下戶部速將淮蜀課稅多寡數目并鹽法利

害軒輊細權其輕重力斷其可否庶

祖宗成法不至紊亂而

國課邊儲且世世永賴之矣奉

聖旨戶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司官久缺總理乏人懇乞

亟賜銓補以重

國計邊儲事臣竊觀我

國家從來經制其最重者無如用人與理財
臣又竊觀我

國家邇來時勢其最急者又無如用人與理
財然此猶分言之而見其各重各急也惟
至

國家所用之人卽財所待理之人而
國家所用之財卽人所綜理之財則人與財
非兩途而理與用無二道合之而且重且
急者信無如都轉鹽運使司之運使矣臣
謂其宜朝缺而夕補無或虛也夕補而朝
至無或曠也乃今竟何如哉臣謬奉

簡書督理淮鹺請卽就兩淮運司先言其職守
之不易而後言其缺官之不可兩淮歲課
幾百萬轄治幅員千有餘里延袤海濱三

十鹽場此運司大勢也故設三運判列署
於通泰淮之間計各官每年所催辦鹽課
俱不下十餘萬其生齒煩夥林林總總方
諸有司已不啻一劇邑此固在運司之外
遠而分猷於一方者也若貼堂運同副使
判官以至幕寮則日日從事於驗關放橋
督掣解細各項手口拮据真無寧晷者此
又在運司之內近而效力於諸事者也然
分猷效力或遠或近受若職業若事雖各

有司存而揆厥樞紐夫孰非受成於運使
一掌印官之總理乎故催徵額課撫治頑
竈䟽滄運河禁戢私販清理草蕩督促捆
掣稽查鹽引倉鈔綜覈勘合榜派其事體
之繁供億之多又不啻省直間一大郡此
卽居恒無事尚當重之急之而况今何時
也太倉若洗九塞呼庚外府無不罄之積
內帑有頻發之厭當如此需財之時則其於理
財之官誠不知當何如留心者乃兩淮運

使孫毓英者向以察去矣澄汰去舊旣
經數月餘矣待補不爲不久遷轉得新意
必在旦暮間矣望補不爲不切柰之何銓
衡之鑑無時不懸啓事之章無日不奏顧
獨於兩淮運使一官寂然曾不一列於啓
事果難其官歟抑難其人歟臣自惟鹺務
之所倚藉者䟽理道及運使二臣耳今䟽
道之推者從未見其來運使之缺者從未
見其推是䟽道近爲傳舍之名而運使特

爲虛設之銜也其如鹺務何臣材本駑駘
質原孱弱受事迄今業已及瓜雖道司之
職掌委有代攝而鉅細之總括必出躬裁
官缺而事不敢缺事多而身不能多孑然
一身已不自知其形神之敝削而病且侵
肌及骨矣臣亦何敢愛此髮膚不以竭此
犬馬懇惟我

皇上念運使爲理財急需正官

勅下吏部速賜銓補更嚴立限期到任庶財賦
總理之得人而

國計邊儲皆有賴矣然臣因是而重有感焉
夫官至運長亦稱崇階矣且以一身而筦
軍

國之命脉亦稱鉅任矣往時每以郡守優異
者推補而後復得優轉以去故去以優轉
者去既有喜色而來以優推者來亦無愠
色乃今已視運司爲贅麗矣且視運長爲
劣轉矣一遇陞補便心灰意冷多棄而不

就卽間有就者非鬱鬱焉抱憤懣無聊之
懷則悻悻然張牢騷不平之氣方內鄙之
而不屑外拒之而若免又安望其奮發精
神歛戢心志自竭其生平之尺寸以報

國家之涓埃也是有官又同於無官矣臣更
祈

天語申飭今後遴補是缺務於甲科中求豐年
偉望擊實並茂之良二千石推之倘久任
著有成效優轉仍加破格庶幾樂於
效用而財用不患不流通此又今日用人
理財之更重更急事也奉

聖旨鹽課關係國儲運司正官何得久缺着卽
行銓補仍遴選甲科久任優轉以示鼓勵該
部知道